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三辑：抗日战争）

# 叱咤风云

王　林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西安事变的历史小说。它描写了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法宝，争取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掀起了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主人公是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白山、洪燕等。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他们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到西安事变风暴中的战斗历程。他们有生离死别的苦难，也有梦幻一般邂逅相逢的欢乐。他们热爱东北家乡故土，更渴望革命斗争。他们像乌云密布中的海燕，迎着祖国解放的暴风雨高歌翱翔。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运用丰富的史料，对当年那种风云变幻的描写，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小说以较多的笔墨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在主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光辉形象。书中写到的其它历史人物张学良、杨虎城等亦栩栩如生。这是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不惜赴汤蹈火的赞歌。

一九三五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年，一个初夏的黄昏，山海关外的长城脚下，一堆堆烈火围着山庄在燃烧。从火光里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火堆后面布满了弯弯曲曲的简易工事。工事里站着头戴钢盔、身穿黄军装的日本关东军讨伐队。他们架着歪把子轻机关枪，端着“三八”大盖，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火堆里的开阔地，准备随时歼灭被围困在里面的一支抗日游击队。

这座被鬼子炮火袭击过的山庄，房倒屋塌，硝烟缭绕，断垣残壁中间人影在穿来穿去，有的手里紧紧地握着枪支、手榴弹；有的提着歪把子机关枪，准备找机会突围。

一个矬墩墩、耄撒着连鬓胡须的人，把手里的驳壳枪朝天空一举，膛音很重地喊道：

“弟兄们！”

紧紧握着武器的人们一齐聚拢过来。

矬墩墩的人满口山东腔说道：

“弟兄们义气，捧掩扛大旗打小鬼子，可是兄弟能耐不大，叫弟兄们吃了亏，有的被打散，有的流血牺牲。今天本想领着大伙穿过封锁线，冲到长城脚下爬豁口子进关，不料想又被小鬼子围困在这座山庄里。弟兄们甭着急，甭埋怨，俺姓丁的总得对得起大伙。俺马上就带着机关枪班打头阵突围。枪子儿碰到脑袋上，无非是钻个窟窿眼儿，那咱们就下辈子再上山聚义！”

黑影里又冲出一个瘦高个人影，满嘴的东北口音，微微有点

儿气喘地说道：

“大队长，同志们，我刚跟侦察班爬近火堆探了探，不像远远地看着那样不能突破。古人使用过火牛阵冲锋，咱们今天用火牛阵突围。火牛身上再拴上手榴弹，把小鬼子的火堆和火力点冲散冲乱，咱们就趁机冲出去！”

游击队员们立刻惊喜交加，纷纷议论道：

“用火牛阵突围，好！”

“还拴上手榴弹，妙！”

“还是白主任有高招儿！”

矬墩墩的大队长，喜欢得连鬓胡须都奓撒起来了，转身向瘦高的白主任说道：

“老白，你究竟喝过墨水，到节骨眼儿上真有两下子，好，今天晚上突围，听你的！”

瘦高个子叫白山，是共产党员，可是在这股东北抗日游击大队里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可耻的不抵抗政策，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武装群众，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从那时起，白山就由满洲局派到辽西、热河发动群众抗日。他到了辽西，争取得这股绿林弟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在队里担任政治主任。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爆发，他们游击到长城附近侧击日军。不料国民党政府跟日本签定《塘沽协定》，出卖了长城抗战。他们就地坚持两年，最后弹尽粮绝，白山和丁队长想拉着队伍爬长城进关，却在这个山庄被鬼子讨伐队包围了。鬼子经过一整天的进攻，攻打不下，傍晚又增兵构筑工事，燃起火堆封锁村里的游击队，准备天明发起总攻，血洗这个山庄。丁队长想自己打头阵，孤注一掷冲一下子，冲不出去也可以算条英雄好汉。此刻他听白山提出了火牛突围方案，又充满了胜利信心，满意地接受白山的主张，兴奋地说道：

“那咱们就赶快找老百姓牵牛、泼煤油吧！”

白山沉着地回答道：

“老百姓也都看出小鬼子明天要下毒手，我说用火牛阵往外冲，他们也非常赞成，说留着这些牲口也是给小鬼子用，叫我们拉着走。我也叫侦察班收集煤油去了。”

队长更加兴奋地说声：“好！”转身吩咐左右道：

“各分队派人找侦察班，拉牲口拴手榴弹！”

不一回，各分队拉来一头头大犄角牛和驴、骡，往牲口脖子和尾巴上拴手榴弹、泼煤油。村头上摆列出煤油味儿呛鼻子的黑影子。丁队长走近白山悄悄问道：

“开始吗？”

“先等一等！”白山回身说道：“手榴弹都是用绳子拴的，火一烧就断。来不及再找铁丝，就不要先点火，用刺刀赶着牲口朝火堆冲！”

队长点头会意，转身向全体队员发布了命令：

“不要点火，先撒开缰绳，用刺刀猛刺，赶着牲口朝火堆冲！”

说时迟，那时快，黑影里的牲口立刻朝火堆发狂地窜去了。

伏在火堆封锁线外简易工事里的鬼子，以为山庄里的游击队冲出来了，慌忙开足火力拦腰扫射。身上带着煤油和手榴弹的牲口，有的冲到火堆旁中弹栽倒，有的窜过火堆冲入日军阵地，变成一团火狂奔乱蹿，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阵地立刻乱作一团。游击队趁这有利时机，发动了冲锋。战士们有的端着机关枪冲锋，有的冲入敌阵怒吼着拚刺刀，很快就杀出一条血路，突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线。等到敌人重新整理起队伍来追击时，他们已经隐没在黑茫茫的山沟里了。

群众突围以后，热土难离，携眷带口往附近山沟里找个隐藏地方躲避起来了。游击队趁夜色茫茫顺山沟奔驰了几十里，脱离开日军的威胁。他们来到一处有潺潺流水的山涧，天已微明，队长下令就地休息和造饭。白山往各分队巡视，查点了人数，对伤员进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安排。他回到大队部所在地，在一块石头上坐下，突然听见鼾声如雷，转身一看，只见丁队长斜倚着岩石睡着了。

战士们吃饭后继续前进。他们防备敌人跟踪追击，就专找荒山密林、绝崖峭壁行走。沿途虽然也还有三五家尚未被敌人赶去“归屯并户”的人家可供休整，但是他们进关心切，一路马不停蹄，迅速向前奔走，一直走到夕阳西下。丁队长和白山研究了情况，等到夜色降临，派出前卫部队从豁口上了长城，一部分担任警戒，一部分探路。接着全体队员就悄悄地攀上长城，一点儿也没有被龟缩在烽火台营房里的敌人察觉。再一下城墙，就是渴望已久的关里天地了，一个个游击队员都情不自禁地嚷道：

“可进关啦！”

“可不再受小鬼子的气啦！”

丁队长望着长城南的茫茫夜色，突然回转身，不服气地拍拍胸脯说道：

“小鬼子，告诉你，俺们可不是叫你们打败逃进关里的！是好汉，你们等着，俺姓丁的早晚有一天还要打回来！”

战士们也都跟着队长转回身，遥望着东北的大好河山，难舍难离，刚才还在嚷嚷“可进关啦”的队员，马上又反问自己：

“把爹娘扔下不管啦？！”

有的战士弯身抓把关外的黑土带在身上留做纪念，有的拔起野花、野草，高高举着说道：

“东北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中国的，小鬼子，你们只能疯狂一时，我们早晚要回来跟你们算总账！”

白山默默地望着夜色茫茫中的大好河山，自言自语地说道：

“国民党节节退让，使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全都成了亡国奴！中国工农红军呀，你们在哪里？仍然在江西被国民党‘围剿’吗？内战何时才能停止，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何时才能收回？……”

就在这支抗日游击队越过长城进入冀东山区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跟日本驻华北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了比《塘沽协定》更无耻的《何梅协定》。他在完成这项卖国交易以后，立即向蒋介石做了报告，受到蒋介石的赞许和慰勉。当他正在怀仁堂办公室里踌躇满志的时候，值班参谋毕恭毕敬地进来报告：

“有流寇一股，约百人上下，枪械破烂不堪，自称‘辽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偷越长城进入冀东‘非战区’，恣意宣传仇日抗日，并就地筹款征粮。日方又提出紧急抗议，……”

胖得滚圆的何应钦，一向以儒将自许，待人接物装得温文典雅，今天却一反常态，凶相毕露地说道：

“什么抗日救国？纯系共匪借抗日救国之名，行祸国殃民之实！”考虑片刻，就向立正站在面前的值班参谋吩咐道：“把参谋长请来！”

游击队进入关内，在平谷县杏林沟的一个山庄驻下，白山就带着侦察员小刘，乔装成办山货的商人，向北平城出发了。他的第一步计划，是以接洽游击队的给养问题去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去年，这个组织曾经派了一位叫赵丰的代表到关外跟他们联系过，并且给过经济支援。他还想通过赵丰试探着找寻党的地下组织。

他们雇了两头赶脚的山驴，踏着崎岖的山涧小路直奔北平。当天出了山，第二天上午赶到东直门，在门洞里经过警察的检查，平安地进了东直门，正想找个小饭馆打尖，迎面飞来一个骑自行车的，沿途喊叫：

“北平《实报》！北平《实报》，重要新闻！……”

白山招手叫住报贩，取零钱买了份《实报》，展开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行黑体通栏大字标题：

“中央国民政府《睦邻令》”

白山急忙往下看，这些字句特别刺眼：

“我国当前，……睦邻尤为要着。……对于友邦，……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白山一看这道《睦邻令》，就感到国民党对抗日人民杀气腾腾。于是打发侦察员小刘先回杏林沟，要丁队长提高警惕，提防任何部队借这道《睦邻令》火并游击队。并且吩咐小刘见到丁队长以后，就回北平城，每日黄昏在前门箭楼的门洞里碰头。

打发小刘走了以后，白山就到西城“奉天会馆”去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奉天会馆”是个中国老式的四合院子，门楼高高的，古色古香。“奉天会馆”四个大字镶金横匾，已经乌黑，会馆大门里传达室旁，有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在生煤球炉子。白山迈进高门槛上前问道：

“借光老大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这疙瘩办公吗？”

老头吃惊地抬起头来，打量打量白山，回答道：

“不知道，没听说过。”

白山看出老头面带惊慌之色，说话也吞吞吐吐，顾虑重重的样子，估计他心里有话不肯明说，又试探着问道：

“赵丰先生住在这疙瘩吗？”

老头突然睁大眼睛警惕地朝大门外望望，回身向白山一挥手说道：

“赶快走你的，再晚一步就要吃官司！”

白山一怔，知道这里出了事，连忙离开会馆钻了小胡同。此后几天，白山又向别处打听，知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已经被北平军分会查封，赵丰也下落不明。他来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只好找个公寓赁间小房住下，每天黄昏到前门箭楼下去等侦察员小刘，看看游击队有变化没有。他一连去了五、六天，也没有见到小刘的影

子，急得他成天坐立不安，夜不成眠，最后决定回杏林沟看看去。

第二天清晨，白山到东直门雇了匹脚驴，顺原路奔平谷县而去。转天傍晌午，进入杏林沟，见那山庄上冷冷清清的，好像没有驻扎任何队伍。白山正在诧异不安，跑过来一群儿童，他们有认识白山的，就问道：

“白主任，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啦？”

白山更一惊，回问道：

“他们往哪里去啦？”

儿童们天真地争着说道：

“嘿，你怎么不知道呢，他们开走啦！”

白山还以为队伍往哪里开拔了，便去找曾经拜访过的村长。村长正站在家门口，见白山匆匆走来，满脸笑意地迎着，打招呼道：

“白主任，你们到西边改编得怎样啦？”

白山一听“改编”，意识到队伍出了意外，赶快顺口掩饰道：

“我上北平办事去啦，没想到他们开拔得这么快！”

村长把白山让进家里，端来烟笸箩递上烟袋，说道：

“白主任在关外许是不知道，《塘沽协定》以后，我们冀东二十二县成了‘非战区’，由地方保安队维持地面，不许中国军队开进来，更不许驻扎反日抗日的队伍。前些天有一股东北义勇军，从关外爬长城进来，惹得日本提出抗议，吓得老蒋叫何应钦赶快赔礼道歉。你们也是东北抗日军，驻在这里，岂不是也要惹得日本抗议，所以来了个什么北平军分会的联络参谋，把你们那伙人调出‘非战区’到牛栏山那一带改编去啦。”

白山心跳得很厉害，却不得不装出笑容，说道：

“好，谢谢村长！”

白山忘掉饥饿，走出村长家，雇匹脚驴，直奔牛栏山而去。

牛栏山是山区一个大镇子，白山骑着小驴赶到后，天色已黑，便住了小店。他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模仿着平谷山区的口音，自称

是杏林沟的小学教员，有个兄弟不辞而别，跟着东北义勇军往西开拔了，父母不放心，他赶来打听兄弟的去处。店主胖得脸上冒油，光着膀子，肩膀头上搭着长长的一条毛巾；毛茸茸的胸脯上流着大汗，肚子鼓起着像抱着个大西瓜。此人是个黑白两道、神通广大的地头蛇。南来北往的旅客住店，他很爱打听闲事，耳朵也特别尖。他听着白山是平谷山区口音，就神秘地、讨好地说道：

“别再打听啦！幸亏碰到我，要是碰到他们，就要叫你吃官司！”

白山装不明白，故作吃惊，悄悄问道：

“这是怎回事呀？”

“怎回事？哼，你说的那股义勇军，开到了西边十三陵的山沟，就被早布满在那里的中央军包围住消灭了。这帮东北胡子还真是干家，硬是不缴枪。子弹打光啦，抡枪把子跟中央军拚，真有种，真有种！”

白山这才弄清楚游击队战友们的命运。他心情沉重，但还得强作镇定地问道：

“都被打死啦？”

“都打死了没有，我没有亲眼见。反正那条山沟仍在戒严，许进不许出。你要是找去，准落个‘肉包子打狗——有去的没回的’！”

白山眼前一黑，真想大哭一场，但仍然克制着内心的激愤，掩饰道：

“我回家可怎么给老人说呢？！”

“就说开到西边很好，哄得老人放心就算啦！”

白山怕小店人来人往，情况复杂，不敢再多追问，又到街上打听了一遭，人们说的也都和店主说的一样。他痛苦和懊悔得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只好雇头小驴仍赶回北平去了。

白山回到北平，赁了公寓住下。他回忆起长城外的枪林弹雨生活，回忆起游击队战友们那种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他们没有死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竟然被国民党的屠刀杀害了！真是气得他心脏都要爆炸了。

现在，他和党组织既失去了联系，环境又这般险恶，怎办呢？他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去看报，想从各地报纸上寻找出中央红军到达的地点，准备前去投奔，拿起枪杆子干一场，才解心头之恨！但是报纸上透露的消息互相矛盾，有时说红军到四川境地，有时又说，转回云南、贵州了。

这一天，白山从北京图书馆出来，进了北海公园，找个清静的角落坐了下来。他在沉思，考虑如何找到党；如何重新组织起队伍来打回东北去，或者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他忘掉饥饿，忘掉时间，直到黄昏，还坐在五龙亭的红漆宽栏杆上沉思，忽然听见水边柳荫下传来仿佛女人哭泣的声音，不觉一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站起来走近一看，并不是哭泣，而是两个女学生唱歌，一个在教，一个在学唱，声音虽不大，但入耳清晰；苍凉之中含有悲壮的气氛：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抛 弃 了 那 无 尽 的 宝 藏 ！

流浪！流浪！

整天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白山听着钻心的歌声，心头一阵酸楚，不由得泪水流了下来。这两个女青年，在薄暮中的柳树下，对着湖水站着，从背面的轮廓上看，唱歌的清瘦细高，穿着天蓝色“阴丹士林”布的旗袍，两条大黑辫子特别使人注目；学唱的中等身材，穿着玉白色的短褂，深绿色的长裙子，头发黑黑的，体型丰满。从那微带颤抖的歌声中可以听出，她们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白山为这思念东北故乡的歌声所吸引，再一细听，忽然觉得这歌声有些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见过似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听见过呢？他用力地思索着。这时，那个学唱的女青年说：

“燕姐，再多教我几遍吧，我唱得还不熟！”

“燕姐”，一个多么耳熟的名字呀！白山的心弦被拨动了一下。这时，被称为燕姐的女青年天真活泼地晃一晃她那两条大黑辫子，同意地说：

“好，再唱几遍！”

两个女青年的歌声又响了起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白山听着这熟悉、亲切的歌声，凝眸细看那教唱的女青年，差一点儿要惊叫起来了。她竟是“九一八”事变前他在松花县乡村师范学校教书时的学生洪燕！

“九一八”事变前，白山在松花江畔的松花县，以乡村师范学校语文教师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这个学校有一名女生名叫洪燕，她不但品学兼优，而且颇有艺术天才，尤其喜欢唱歌。她唱《东北地方好》这首民歌顶是拿手。学校开游艺会时，啦啦队总要一遍又一遍地啦啦她：“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白山发现她有这个特长，就叫她联络同学，成立歌咏队。洪燕很快就组织了个歌咏队，一个星期天，他们到松花江的沙滩上练歌唱。忽然间，阴云密布，白山看着松花江上的飞燕迎着暴风雨翱翔，情不自禁地朗诵起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来。白山朗诵完了，洪燕那富于表情的大眼睛一亮，兴奋地问同学们道：

“咱们的歌咏队起名叫‘海燕歌咏队’好不好啊？”

同学们都热烈地赞成道：“好！好！”

于是这个以洪燕为首的歌咏队，就正式命名为海燕歌咏队，并且逐渐扩大到全校各班。白山见她接受革命思想快，又有组织能力，经过了几次斗争锻炼，便介绍她参加了共产党。

松花县乡师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工作开展得很快，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有一天，白山在校园跟一个教师谈话，洪燕气喘嘘嘘地跑来报告：

“军队警察包围了学校，来头不对，白老师赶快躲一躲吧！”

白山一楞，洪燕接着说道：

“你跟我来，从女宿舍翻墙过去，先到我家避一避，看看是咋回事，晚上我回家时再把情况告诉你。”

白山转身跟着洪燕从女生宿舍翻墙出校，穿着小胡同到了洪燕家。洪燕的父亲一听国民党军队警察包围乡师的情况，赶快把白山掩藏了起来。

晚上洪燕回到家，告诉白山说：

“军警包围了学校，县党部的人就公开点白老师的名字向校方要人。校长领着他们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就把全体教职员和学生都召集起来，叫一个鬼头蛤蟆眼的人挨个认。这个人好像认识你。”

白山听了这个人的长相，立刻气愤填胸地骂道：

“啊，这小子叛变了！”

洪燕赶快叫父亲筹备一些盘川，连夜护送着白山从城墙的一个豁口溜出县城。白山逃到沈阳找到满洲局报告，正赶上“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不久，满洲局便派他到辽西山区发动群众拉抗日游击队。为了发动群众，他把洪燕唱得最拿手的《东北地方好》的小调旧谱填上抗日新词，教群众唱。词虽然变了，旋律没有变。

白山一听到这个小调，就禁不住联想起洪燕来。

此刻，白山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没有马上上前跟洪燕打招呼，他想：

“一晃，分别四、五年了，又是东北沦亡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大动乱的年月，鬼子烧杀、抢掠、讨伐、清乡，有些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可也有的人当了无耻的汉奸。她已经多年没有消息，还不知道谁究竟怎么样呢？！”但他又想：“她既然喜欢唱这样一首怀念东北故乡的歌子，又唱得那么动感情，又想起洪燕过去的种种表现，他

相信她决不会有坏的变化。”他的脚又向前挪动起来。

面向湖水唱歌的两个女青年仿佛觉得有人在背后偷听，警惕地转过了身，一看是个穿着中式裤褂、胡子拉碴、面容憔悴、个子高高的男子，又不约而同地都转回去。洪燕忽然心里一怔，连忙转回头瞪大眼朝着白山张望起来。

白山正凝眸定睛地望着她，两个人的目光一接触，都恨不得一下子冲过去。但他们谁都没有动。相对望了好一阵，洪燕冲口喊道：

“啊，白老师！”

“洪燕！”

“哎呀，真没想到能在这疙瘩见到你！……”她眼里已经饱含泪水。

“是啊，我也万想不到……”

两个人却又沉默，相对无言了。

洪燕忽然发现女伴拧着身子看白山，就赶忙拉过女伴来介绍道：

“玉琴，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白山老师，真没想到，会在这疙瘩碰见！”

洪燕说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也应当向白山介绍自己的女伴，于是又转身一指说：

“白老师，她是我往关里逃难时在火车上认识的难友韩玉琴，她现在在东北大学读书。”

白山仔细看了看韩玉琴，点了点头。韩玉琴的丰满敦实的体形，不仅跟洪燕的细高身材形成对照，而且那圆圆的大脸也跟洪燕的瓜子脸盘形成对照，只是脸色都一样白，眼睛都很明亮，闪闪发光。

韩玉琴平日常听见洪燕念叨白山，今天真的见到了，也很高兴。白山光着头，两腮塌陷，胡子拉碴的不修边幅；但是气宇轩昂，

风度翩翩，一表非凡。她禁不住亲切地说道：

“白先生，洪燕姐总是提到你，还夸奖你，真是久仰了！”

白山嘴里重复着：“岂敢！岂敢！……”下面却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他从来没有这般窘过。这时洪燕又热情地问道：

“住在哪疙瘩啦？不常来北海吗？咋今天才在这疙瘩碰见？”

韩玉琴觉得洪燕是那样高兴、那样激动。虽然称“老师”，可是她早从洪燕嘴里知道他们之间不是一般师生的感情。于是她神秘地向洪燕挤挤眼，说道：

“你们分别多年，今天好容易碰到一起，在这疙瘩多唠唠吧，我先回学校啦。”

洪燕不好意思地拉住她说：“忙啥？一块堆谈谈吧！”

韩玉琴机灵地一挣扎，笑笑说：“不啦！”扭身就跑了。

洪燕一边追一边说：“你看你！你看你！”追不上才挥手跟她告别。

洪燕回到白山身边。两个人都觉得这次奇遇像是做梦。

夜色笼罩着大地，湖面映着几盏路灯闪闪放光。洪燕那沉郁的眼睛像湖水一般地望着白山，白山强制着卜卜的心跳，拉起洪燕的手说道：

“来，椅子上坐坐！”

洪燕同白山并肩坐在水边椅子上，两颗心怦怦跳动，默默无语。几年来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多少离情别绪，一下从何说起？他们坐了好久，洪燕像当年向老师汇报似的，倾诉起分别这几年的遭遇和相思之情。

原来白山离开学校后，洪燕还在家乡参加了抗日武装。后来日寇占领了松花县城，他们的队伍被打散了，洪燕不甘心当亡国奴，化装难民逃离家乡到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查封后，她由一个同乡介绍到鼓楼东净土寺

小学当教员。因为她在学校里教学生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被校长叫去谈话，要她“识时务”，不仅不准再教学生唱那种“挑拨”中日“恶感”的歌曲，还要她宣传《睦邻令》。洪燕辞职不干，从此失了业。许多东北流亡青年同情她，又喜欢听她唱这首怀念故乡的歌曲，就围绕着她形成了个小圈子，刚才一起唱歌的韩玉琴，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

白山听了洪燕的倾诉，也把自己这几年的战斗经历和遭遇告诉了她。他对失去战友的痛苦和对时局的忧愤，强烈地感染了洪燕。洪燕抬起头，忧郁地看着白山那消瘦的面颊，说道：

“你可瘦多啦！”这话里带着一种少女所特有的关切和怜爱。

白山问道：

“是不是显得很老苍？”

洪燕欣赏似地看着他，却忍不住嘤嘤笑了起来。

“你看你那胡子！”

“胡子怎么啦？”

洪燕笑而不答。

白山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这才明白过来：自从来北平以后，事事不如意，哪还有心思刮胡子！如今长得这么长。他尴尬地笑了一下。

洪燕却收起笑容，无限感慨地说道：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你在乡师的时候，多么潇洒、诙谐，说说笑笑，好像天下的事情不在话下似的。如今，我看你完全像行吟泽畔的诗人屈原了。‘九一八’啊，把我们东北人的青春和欢乐都夺去啦！”

白山点点头，看着洪燕说道：

“这四、五年来，你也显得深沉、老练得多啦！”

洪燕沉默很久，感叹道：

“这种年月，能不叫人忧郁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